



木雕早已成为郑伟胜生活的重要部分。

在传统纯手工木雕艺术的道路上,郑伟胜一直走得很“慢”,比如一个3cm×3cm的印章,需耗时3个小时;又比如,每年只能出一套木雕精品……事实上,倘若不使用那种被称为“最讲究耐心”的高难度雕刻技法——清刀雕刻,那么,他出作品的速度,亦可成倍增长。

而他终究快不起来,不是没办法,而是不愿意:用清刀雕刻出的艺术品,凝视着“个体生命与传统技艺”,是他二十余年木雕生涯里的初心和信仰。

就这样,他不紧不慢地走着,“守护清刀之美”。

以刀代笔 刻写一种信仰

木雕大师郑伟胜:

本报记者 陈炜芬 文 孙晓敏 图

如今,当人们走进坐落于缙云仙都的晨艺木雕,一阵阵醇厚的檀木香扑鼻而来,大厅里的各式木雕艺术品随之映入眼帘,俨然是一个被松竹梅兰、飞禽走兽、山水八景牢牢包围的艺术世界。

这是郑伟胜在5年前创办的“个人工作室”。

那时的轩轳街,没有琳琅的商铺,没有如织的游人,冷冷清清,太阳一落山,便入夜了。再一次回到故土的他,心静如水。虽学成在外,但他始终没忘记,自己的木雕之路,从这里起步。

从踏进缙云木雕厂开始,郑伟胜的生活空间便简化为两样东西:樟木和刻刀,时间是1993年。

但两年后,他便“厌倦”了,再待下去,“也没有提高的余地”,因为已经掌握了在此所能学到的全部技艺——没有丝毫犹豫,他卷起铺盖,远走他乡。“若当时没出去,不会知道自己懂得太少,无法踏进真正的木雕世界。”这个土生土长的缙云男子,在离开那个叫做船埠头的小村庄后,辗转来到杭州萧山、福建福清等地,并遇见了让他为之振奋的“清刀雕刻”。

“清刀之美,在于保留木料本身的灵动和生命,延续层次和纹理。”第一次遇见,他惊呆了,“当我用手触摸时,发现木材的‘毛孔’居然还在。”那一刻,他便下定决心,学习它,掌握它,更要将它带回家乡。

清刀雕刻需集绘画、设计、雕刻于一身,“这意味着,从头开始”。他毫不犹豫地卸下过往的种种“学有所成”,从最初的备料、设计开始,学习选料、打粗坯、拼接等工序,在体力耗费和一笔一凿间,刻刀与木材碰撞擦出修光的火花,“描绘木上的风景”。

二

令人惊叹的精美木雕作品,在郑伟胜的手中驾轻就熟。

他运用清刀手法一刀一刀减去废料,循序渐进将雕塑形体挖掘,在显现的过程中,同时将自身情感融化在作品里。

清刀之下的每一件作品,与砂纸磨光所呈现的平滑效果,有着天壤之别。

如果放大看,他的工艺品表面会呈现出块面的雕刻形态,粗略一看,像是光滑的表面,实际上是由一个个小块平面组成。在经过长时间的氧化后,作品触摸将更具质感,更为真实。难能可贵的是,这在全市范围内,很难找到。

和技法上的苛刻要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郑伟胜在数量上的“极低产量”:每年只完成一套精品。对此,友人常常催促他“快一点”。而他却不以为然,甚至言之凿凿地强调:“怎么快?快,对清刀雕刻来说,可是一种阻力和退步。”这种淡泊的心态,曾经一度让他陷入“养家糊口都成问题”的尴尬境地。

2018这一年,他运用清刀雕

刻,创作了以“丰收”为主题的四幅一组条屏作品,取名为《硕果天成》《紫气东来》《蟠天际地》《杏园春满》。作品中四种在不同季节收获的水果,一枝一叶一果间,都烘托着丰收的喜悦。以葡萄为例,草叶的倾斜、前后的交叠、分布的层次,藤架缠绕的方向,都在考验雕刻的精湛,“由表及里,由浅入深,一层层地细化。”他说,肉眼注意到的木质肌理,肉眼观察不到的作品精神,其实都在刀下呈现。

2015—2017年,他连续3年获中国(浙江)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银奖;2016年,作品《山水挂屏》获美丽非遗工艺美术作品展金奖;2018年,作品《花鸟兰花》获第八届中国(浙江)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……每一幅作品,都在300多把各式各样的刀具下配合完成,15厘米的长度是它们的共通点,各自的用处取决于形状各异的刀头:圆刀、翘头刀、三角刀、尖刀……在5厘米厚的木料上,郑伟胜一刀定成败——2018年11月,他被评第六届中国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。这一刻,他觉得,慢,又多了一份价值。

三

在木雕之路上,郑伟胜不仅动作慢,而且“胆子小”。

晨艺木雕,既是个人工作室,又是对外开放的精品馆。在这里,找不到一件非手工的木雕作品,“怕被误会,怕混淆好东西。”他坦言,既然选择纯手工,那就一条路走到底。

每天,他扎在工作台上的时间超过8小时,“除了吃饭、睡觉,几乎都耗在这里”。若是遭遇迷茫期,他会更加投入,在长达12小时的时间里,“拼了命地雕”。

只有当作品成型时,这位步入不惑之年的男子脸上才会露出鲜有的兴奋,“那种透着光亮的成就感”,能让他足足乐上三五天。

馆里放着成叠的小画册,上面印着各种题材的作品,如今都被卖到全国各地,尽管每套的售价都在十万元以上,但对于一套作品便要耗时一年而言,“这只能称得上是时间的价格”,而非艺术创作的所有成本。

他并不希望,把所有的作品都卖出去。毕竟这个世界上,没有两幅一模一样的纯手工木雕作品,哪怕主题一样,细节也无法重现。因此,他在某些特定的作品旁,刻意放上了一个小牌子,上面印着字样,“非卖品”。“如果可以,我更愿意把好作品留在家乡。”他若有所思,“希望将来有条件,建一间个人作品展示馆。”

从1998年至今,他的所有刀具都已全部更换了一遍。创作时,因手劲过大,刀尖碰上木料缝隙里的小石子,“每周都得断掉几把钢刀”。

有时,慢工未必出细活。比如一片叶子,从平面到立体的转换,生长的方向,叶片的卷曲度,不是每次都能在清刀之下慢慢呈现,这时的他,便感到力不从心。

“既然慢不行,那就快一点,用量来弥补。”友人又一次提醒。

“宁愿作品少一点,但至少,留下来的都是清刀木雕的好作品。”

他又一次,选择了“慢”。

或许,这便是工匠的信仰。

作品赏析



(新城乡马路市场)

吴群良 摄影作品赏析

吴群良,丽水莲都人。作品《邂逅的抽离》参加2015年丽水摄影节,曾在丽水摄影博物馆举办《隐》《直觉与转变》等主题摄影展。

《新城乡马路市场》是对集市的关注,源于小时候作者跟随父亲赶集时,留下的深刻记忆。

集市是一个特别的地方,像是舞台。随着时代的变化,现代网购的急速发展,无疑对这种传统的商业模式造成了较大的冲击。但是,集市有着它自己独特的魅力,特别是在城乡接合部,或者离城市稍微偏远的地方,仍然有着较强的生命力。

作者坦言,当初为什么要摆下快门,最简单的想法,是因为画面有趣。随着大量的拍摄,他突然发现,这些照片里,无不留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烙印,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。于是,关于传统与现代,线上和线下,荒诞和现实,农村和城市,观众无不在照片里找到一些可以诉说的话题,感受到照片里一些碰撞心灵的东西。

集市上的事物,不断变化,尽管这种变化是微不足道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对集市的持续关注,集市上人们的变化,经过时间的积淀,一些脉络被不断地梳理出来。当作者拿着相机在集市里游走,有时觉得自己是摊贩,有时觉得自己是顾客,更有时觉得自己独立于他们之外。这种不断切换身份、不断体验、不断观看的生活,就是从新马路市场开始的。

(傅为新/文)

